



『95后新农人张怡』

从舞蹈室转战粮食烘干房



“95后”新农人张怡是龙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。

1 从舞蹈室到烘干房 一个“95后”的新舞台

“抓紧过磅，地里还有稻谷等着抢收。”

国庆前夕，龙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不大的院落里，挤进来十几台大大小小的拖拉机，农户们屁股还没坐稳，就反复催促工作人员加快流程。对他们而言，抢收不只是把稻穗割下来，还要赶在阴雨来临之前，趁着太阳把湿稻谷交到合作社，避免一年辛劳付诸流水。

1998年出生的张怡，就在这喧嚣的农机与人流之间来回奔走。很难想象，这个对收粮、过磅、烘干流程烂熟于心的年轻姑娘，大学所学是民族民间舞专业，曾计划留在成都做舞蹈老师。

向记者讲起烘干机、粮食检

测、仓储分类这些专业内容，她条理清晰，娓娓道来。张怡说，学习舞蹈带给她的不是娇柔，而是开朗外向的性格，也让她能更顺畅地对接农户、协调合作社日常事务。

送粮过来的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农户，不少是七十多岁的老人，看着张怡长大。他们和张家三代打了几十年交道，站在拖拉机旁，一边等待称重结算，一边和张怡聊家常。“从小看着她长大，做事靠谱，把谷子交到这里，我们放心。”一位农户说。

在这里，送粮农户可以当场拿到现金，不用漫长等待。农户交完粮，又匆匆登上拖拉机，赶回田野，正如他们口中念叨的那句话：“快一点，我们还要赶着收下一批。”

2 含水量从20%降到13.5% 一粒稻谷的蜕变

“水分降不到13.5%，粮食就存不住，再好的收成也是白搭。”

稻谷从拖拉机斗倾泻而出，经由传送带，源源不断送入循环式烘干机。这是这粒稻谷最重要的一次蜕变：入仓湿谷水分高达20%，经过机器不断循环热风烘干，数值稳步回落至13.5%的安全储存标准。整个过程，不需要太阳暴晒，不需要人工摊开翻晒，曾经人挑肩扛的重活，现在全部交由机器完成。

这也是秀水镇家家户户老晒坝渐渐闲置的根源。过去每到秋收，家家户户晒坝铺满稻谷，男女老少顶着大太阳翻粮，一旦遭遇阴雨，农户只能一筹莫展。如今，合作社几台大吨位烘干机昼夜不停运转，不再靠太阳晒干粮食，而是把主动权牢牢握在了人的手里。

烘干机厂房内，干燥、检测、仓储，同样是守住粮食的重要环节。业内常说，节粮减损就是增产，这片没有长出庄稼的厂房，就是一方“无形良田”。减少粮食霉变损耗，和多种几亩地拥有同等分量的意义。

3 粮食住进合作社 一份农户的信任



张怡的父亲张勇，现为龙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。



张怡的爷爷张昌林是烘干中心负责人。

“老百姓把粮食交到我们手上，信用两个字比什么都金贵。”张怡说。

烘干检测完成之后，一部分粮食直接销售变现，还有一部分，农户可以选择留在合作社做“粮食代储存”，通俗来讲，类似粮食寄存服务。农户可以后续择时变现，也可以兑换农资服务，不用再自己找地方囤放成堆的稻谷。

在这之前，普通农户储粮是一大难题。自家房屋仓储条件有限，鼠患、返潮问题难以规避。当地不少农户回忆，早些年收完稻谷，既要抢晴天晒粮，收粮之后还要费心看护囤在家里的稻谷，耗费大量精力。

4 几十年接力收粮 一家三代的答卷

“收粮这件事，在我们家，已经走了三代。”

一粒稻谷走完收割、过磅、烘干、代储存的完整旅程，背后是三代人几十年的接力奔跑。

爷爷张昌林属于典型的老一辈农民，一辈子信奉看云识天气，捏一把泥土，抬头望望云彩，就能大致预判旱涝收成。没有大型机械设备，收成好坏大半交给老天爷，勤劳节俭刻进骨子里，即便快八十岁，依旧闲不住，总想到厂房搭把手。他固守老经验，有时候也会和晚辈的现代化理念发生碰撞，但也实实在在看见了机器带给乡村的改变。

父辈张勇，“70后”的实干者，2012年联合一批农机手创办合作社。创业之初外部农机手下乡压价抢生意，本地农户利益受损，是他们创办合作社最初的动因。创业路上资金、场地、人员处处是坎，跌跌撞撞，直到2017年合作社才算步入正轨。曾经也抱着赌行情的想法囤粮，吃过市场波动的亏，也正是这些教训，让他更加懂得农户的难处。

农户钟守虎说出了很多老乡的心声：“把粮食拉到合作社之后，我们就不操心了，日子过得很舒坦。老百姓既有活路干，也不用担惊受怕。”

信任不是凭空而来。据张怡介绍，父亲在合作社创立之初就定下规矩，绝不拖欠农户的卖粮钱款，能当场结算尽量当场结算。每年秋收时节收购粮食需要数百万元流动资金，资金压力大，但即便如此，张家依旧坚持：不因资金压力拖欠农户售粮款。

合作社的办公室里，坐着不少本地妇女。她们大多是周边村落的村民，家就在附近，骑电瓶车几分钟就能到岗位。合作社为她们制定弹性工作制度，农忙时加班，家中有事可以优先照顾老人小孩，食堂提供一日两餐，还给缴纳社保。过磅记账、粮食台账登记、仓储辅助，这些岗位让周边留守妇女实现就近就业，既能照顾家庭，也有一份稳定收入。

早些年，周边农户都说“我们只认张勇”。张怡的父亲张勇是合作社的创始人，多年扎根乡村。据当地村民介绍，张勇曾在洪灾时出动农机帮助村民转移物资，也曾组织无人机全村消毒，牵头集资20余万元为村里家家户户装上路灯，在当地颇受认可。

如今，接力棒交到张怡手上。老一辈农户从最初只信任张勇，到愿意把粮食交由张怡统筹处置，信任在代际间传递。

在和记者交流时，张勇性格偏内敛寡言，但谈起女儿回乡，脸上是藏不住的骄傲。

张怡站在父亲和爷爷的肩膀之上。她归来之后，发现过去合作社的运行模式较为粗放，大事小事集中在少数几个人身上。她提出，做农业也要像现代化企业一样，岗位职责拆分细化：机械组专人负责农机维护调度，田间巡查人员定点巡田，办公室人员专职负责台账、结算。

无人机植保、卫星定位播种机、农业小程序等新工具，正逐步融入传统种粮产业。张怡曾经尝试做短视频直播，但是粮食在线上售卖利润微薄，加上农忙精力有限，便暂时搁置。她透露，想把更多精力投向粮食产后处置、农业研学、员工股份制改革上。

三代人对待粮食的方式不同，但重视粮食、回馈家乡的做法一脉相承。

田野之外，烘干机的轰鸣声依旧回响。晒坝空了，但一粒稻谷的故事，还在继续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王一理 彭雨田 摄影报道

10月16日，世界粮食日，当大家把目光聚焦在田野丰收上时，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里的晒坝上却空荡荡，粮食去哪了？

10月初，记者来到秀水镇，薄雾还挂过山腰。龙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院子里，拖拉机一辆接一辆地排着队，农户拿着笔记本前来对账，女员工忙着过磅记账。“95后”新农人张怡就在其中。作为龙腾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，她穿梭在拖拉机和农户之间，协调着稻谷的接收与过磅。车斗一翻，金黄的稻谷哗啦啦倾泻而下，顺着传送带滑进烘干机的入口。

如果稻谷会说话，它大概会讲一个关于三代人的故事——爷爷那辈，收谷子要看天吃饭，一场雨下来，堆在晒坝上的粮食全完了；到了爸爸那辈，买了收割机，建了合作社，终于不用怕雨了；而它自己，正从一台循环式烘干机里转出来，然后被送入仓库。

晒坝是空的，“粮食去哪了？”张怡笑着说，“都在烘干房呢。”